



PROVISIONAL

S/PV.1796

18 October 1974

CHINESE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第一七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恩吉内先生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出席：澳大利亚

劳伦斯·麦金太尔爵士

奥地利

沃尔特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契尔努申科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哥斯达黎加

萨拉萨尔先生

法国

德吉兰戈先生

印度尼西亚

安瓦尔·萨尼先生

伊拉克

谢赫利先生

肯尼亚

马伊纳先生

毛里塔尼亚

哈桑先生

秘鲁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马立克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卡利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分发的，所以提出更正的时限为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盼望各国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的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向八月和九月份的主席致谢

主席：在我们开始讨论今天下午的议程以前，我想以安理会和我本人的名义，向九月份主席联合王国的理查德大使致意，并感谢他在该月为安理会服务。

我的前任主席没有机会在九月公开向八月份的主席致意，现在我很高兴以他和我本人的名义，向苏联的马立克大使致意。这是他第二次当主席。他熟练并机智地引导我们进行八月间的讨论。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

- (a)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大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525)
- (b) 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突尼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1532)

主席：我收到下列各国常驻代表的来信，请求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本问题的讨论，但无表决权：阿尔及利亚、古巴、达荷美、埃及、几内亚、马里、毛里求斯、尼日利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塞拉利昂、索马里、突尼斯和扎伊尔。

因此，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和安理会的惯例提议邀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参加安理会现在审议的议程项目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由于理事会议席席位有限，我请上述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专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发言时，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达荷美代表阿贾巴德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几内亚代表珍妮·马丹·西

塞夫人、马里代表特拉奥雷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奥格布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凯拉尼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萨利姆先生、塞拉利昂代表卢克先生、索马里代表加利卜先生、突尼斯代表德里斯先生、扎伊尔代表米蒂阿尔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各理事可记起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第二二四八次会议上通过了题为“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的第3207(XXIX)号决议。该决议的执行部分说：

“促请安全理事会顾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这项大会决议已附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的一封信内，转送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已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S/11525)。此外，安理会主席又收到了非洲集团主席突尼斯常驻代表十月九日的来信，其中他请安理会主席：

“……采取必要步骤，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以便按照大会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通过的第3207(XXIX)号决议，审查联合国与南非的关系。”

非洲集团主席还说，如果能在十月二十一日以前召开会议，他会感到感激。

非洲集团主席的来信已作为安理会S/11532号文件分发。

在发言者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突尼斯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德里斯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以我个人的名义以及我谨代表的整个非洲集团的名义向阁下致谢。阁下决定让我参加这个讨论，因而使非洲能对这个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便不断令人关切的问题发表意见。这个问题是所有代表都熟悉的，就是南非不断违犯《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各项原则的问题。

主席先生，当我见到阁下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个崇高的机构，审议象这个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样重要的问题时，我感到作为一个非洲人的骄傲，也感到作为阁下的兄弟兼朋友的称心满意。阁下对本组织的事务有丰富的经验，对国际问题有广泛的认识，而且阁下有极大的聪明才智，这是众所周知的，人皆赞赏的。这将保证我们能够进行影响深远和认真的辩论，使安理会能作出决定，不负《宪章》委托于它

的任务。非洲集团打算尽其所能协助安理会的辩论和协商。

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第二二四八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第3207(XXIX)号决议。在通过这个决议之前，大会连续四年拒绝来自南非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由于南非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而且少数政权并没有作出努力来重新考虑其种族主义哲学，遵从《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因此今年大会决定将这个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希望它能够按照《联合国宪章》采取行动。

南非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是历史悠久的事情。虽然一九四五年南非政府的头子马歇尔·斯马茨在该年的旧金山会议上提议，“宪章应该一开始在其序言部分列出一项人权宣言”，并重申这些人权是进步与和平所赖以发展的基础（可参看《联合国关于国际组织会议》卷一，第425页），但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早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一届会议便提交大会讨论了。自那时起，大会每年都审议了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大会通过了无数的决议，南非一再被谴责。安全理事会也曾有好几次审议了这个问题，并宣布南非的政策是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一项严重威胁。

自从一六五二年第一个白人殖民地在这个非洲国家建立以来，没有一个政府是真正代表当地人民的。这些年来，他们制订了越来越精密的条例，用以剥夺非洲人的权利和尊严，使该国的大部分人口处于占该地区总人口不到五分之一的少数白人的统治之下。

因此，虽然白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八，但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三的领土被宣布为白人区，专为少数白人保留。占大多数的非洲人必须生活在或者属于“民族家园”或班图斯坦。这是设立在其余的百分之十三的领土，也就是最穷困和最贫瘠的土地之上的。有八百万非洲人，由于他们的工作而居住在白人区，他们也自动地被宣布为班图斯坦的一份子，因而不能享有他们实际居住的地区的一切政治权利。至于二百万有色人种和六十万亚洲人，白种人在所谓白人区中划出一些专区来让他们居住，这样他们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因此，南非人口是以种族分成类

别的，而且在种族之间还设立了屏障。这些屏障将不同种族的人分开来，无论是在公共汽车、火车、公园、动物园、电影院、戏院、厕所、沙滩、体育场、咖啡室、餐厅、旅馆、邮局和谁晓得是什么地方，这些屏障都存在。

因此，南非所实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基本上是完全违反并悍然违背《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原则的。《宪章》的序言重申各国人民对“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平等权利”的信念。至于《宪章》第一、十三和五十五条，它们都提到人权，而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但南非的社会就是建立在种族歧视之上的。《世界人权宣言》载有这些平等权利的原则。第一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指出：“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身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这一条继续说：“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分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在《世界人权宣言》中，我们很难找到没有被南非的种族主义哲学和迫害非白人人人口政策违背过的条文。象禁止异族通婚法、人口登记法、通行证法、班图人集中法、种族区域法、班图人法律修正法、不道德修正法、土著（城市）区域法、和分别选民代表法等法律和条例都完全漠视了《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和十八条的规定。其他的法律和条例例如镇压共产主义法、防止暴乱集会法、国家安全法、报纸和印刷登记法、出版和娱乐法、关税和清费税法、公务秘密法和防卫法等等限制了《人权宣言》第十九、二十和二十一条所规定的权利。就是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出版自由、和请愿的权利。其他法律和规例——为数甚多——都违犯了《人权宣言》的第五和第十一条，迫使南非非白人人人口忍受各种暴行。蛮横的拘捕、扣留、虐待残忍、不人道和不名誉的待遇是司空见惯的。象破坏行为治罪法、恐怖治罪法、或者是公共安全法，都是镇压我们在南非的兄弟的常用工具。其他规例和法律违犯了《宣言》内有关教育和非白人人人口工作条件的条文。

对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要求南非重新考虑其种族主义政策的所有呼吁，对于联合国的所有谴责，以及对于世界大众舆论所表示的所有不满，南非的答复就是反唇相驳，例如南非常驻代表在一九六四年给秘书长一封信，其中南非外交部长宣称：南非政府不能想象会有比这个更为严重的悍然干涉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例子。

此外，南非违反《宪章》的第二条，尽管联合国已在一九六六年终止其委任统治权，但南非仍然非法地占领了纳米比亚地区，而且它还派军队到南罗得西亚，并让军队驻留在那里，这就是蔑视管理国和联合国。不仅如此，南非还违反《宪章》第五条和第二十五条，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制裁罗得西亚的决定，继续与罗得西亚少数政权维持政治、经济、军事和其他关系。

这种悍然向国际社会挑战、不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例子是少有的。联合国一直很有耐性。差不多三十年以来，联合国一直重申它的呼吁，并满足于没有效果的谴责。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几十个决议，但对南非的立法和种族主义政策毫无影响。相反，局势看来已经恶化。连续四年以来，大会只限于拒绝自称代表南非的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大会主席每次都解释说大会这就警告了南非的少数政权。

其他组织，象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等，它们并没有表现我们这个组织的耐性和容忍。南非已被这些组织驱逐出去，它也被其他几个组织和国际会议排斥。联合国对南非所表现的容忍或许使这个国家较易经得住被其他组织驱逐。

联合国大会认为，经过差不多三十年的谴责和四年拒绝南非少数政权的全权证书后，今年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大会决定请安全理事会参照南非的不断违反《宪章》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审查联合国和南非之间的关系。

南非敌视并蔑视它作为一个创始国的组织是不容置疑的。关于这方面，南非政权对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的表决记录和所采取的立场是含义深远的。分析一下这些表决便可以确实知道，这个政权是联合国内投反对票和弃权的记录保持者。

这种分析指出，它的反对票和弃权不仅与非殖民化过程和谴责种族隔离有关，而且还是一项有计划的行动，反对联合国为改善世界大部分地区人类生活状况所作的一切努力。因此，南非一直在妨碍通往政治解放和人类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努力。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将军，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九日向联合国大会讲话时谈到南非，他说：

“我们觉得，这个世界组织采取较彻底和具体的行动，反对比勒陀利亚和索里兹伯里种族主义政权，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南非政权出席这个组织是不合理的，而且真是这个世界组织的一个污点。

“我们高兴地获悉本届会议的全权证书委员会已采取了一项历史决定，拒绝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全权证书。这个决定反映出本组织各会员国有了高度成熟的政治水平，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将会承认，这个决定反映了本大会的共同意见。

“因此我呼吁这个世界组织各会员国支持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要求。鉴于南非政权长期以来拒绝遵守联合国的裁定，这才是唯一可采取的有意义步骤。采取这个步骤后，跟着还要实施经济制裁，并要更严格地执行军火禁运。

“我们特别吁请各西方国家使用它们的决定性影响来引导索里兹伯里和比勒陀利亚政权接受联合国公正决议的执行。我们深信，没有这些西方国家的物质和经济援助，我们不久便可以使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服从道理。”（A/PV.2262，英文本第51页）

西亚德·巴雷将军的立场反映了所有非洲国家首脑的决定。他们今年在摩加迪沙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驻联合国的非洲集团继续努力将南非从这个世界组织驱逐出去，并将此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

非洲认为，二十九年来作为本组织会员国的南非所表示的态度，在在使我们坚信必须按照《宪章》采取坚决行动。这里可以援引《宪章》第六条：

“联合国的会员国中,有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大会经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得将其由本组织除名。”

因此,安理会各理事必须按照大会决议的请求,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并在审查后作出适当的决定。

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影响我们组织的尊严,将决定我们对人类是否尊重。如果安理会犹豫不决,我们的组织便会因而变得软弱无能。但假如安理会表现出坚决刚毅,那便能够加强对人类和人权的尊重。联合国已宣布种族隔离是违反人性的罪行,而且一个关于此事的公约已草拟出来而且快将生效,安全理事会是不能再为南非的政策和行为辩解的。

在结束前,我想建议安理会在审议本问题时应听取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代表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将有助于安理会对问题的了解,并协助它进行辩论。

希望安全理事会能不负所望。

主席:我多谢突尼斯代表向我,并通过我向喀麦隆联合共和国表达的好意。

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利卜先生(索马里)：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本月份的安全理事会恰巧由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常驻代表担任主席，这是很可喜的事。喀麦隆是同非洲大陆的解放及其尊严的恢复具有深切关系的国家。我国代表团对于这一可喜的巧合表示赞许。

主席先生，我要对你和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让我有机会参加这次辩论表示感激，这次辩论对联合国的威信及其各项原则的保全是极严重的影响的。

理事会目前要讨论的问题对非洲统一组织有极重大的关系，所以我作为该组织的部长理事会现任主席，实有义务和责任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发言。

非洲国家采取主动，要求大会拒绝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并不是一件轻举妄动的事。这项行动不仅强调指出南非政府并不具有代表性，同时也提出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联合国是否可以继续容纳一个不断公然破坏本组织的原则和宗旨的国家为成员国。

我们深信，比勒陀利亚政权只是白人少数的代表，而且只为白人少数谋利益，它是一个喧宾夺主的种族主义政权，非法霸占了应该由南非全体人民的合法代表占有的席位。它除了非法篡夺政治权力外——这是把多数人的政治权利摧残净尽而达成的——还以所谓白种人文化的名义，强制实行完全违背文明行为和国际道德标准的种族隔离政策。

我们认识到，也尊重联合国国籍应该普遍这个原则，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不惜任何代价的国籍普遍原则。我们不能同意一种使构成本组织内在基础的各项原则受到严重损害的国籍普遍原则。

自从一九七〇年索马里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第一次直接对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提出抗议以来，大会已拒绝这些全权证书——这种行动可以解释为对南非政权提出郑重警告，要它终止种族主义政策。非洲国家认为那种象征性的表示已达到它的目的，现在已到了采取更积极行动的时候。据我们所知，导致在第二十五届会

议上提出要求的那种局面，仍无改变。其实，自从二十九年这个组织举行第一届会议以来，南非对于联合国批评它的政策所抱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可是另一方面，种族隔离的无人性的哲学以及对南非非白人的生活苛刻地实施种族隔离的情况却不断推展。

多少年来希望由于南非的政治和经济盟国答应从中努力而可以使南非有所改变。我们知道，对话和友好接触、以及南非的盟国与南非之间有利可图的经济联系的加强，只是对南非政权在实施令人忿恨的种族隔离计划上给予精神和物质支助。

一九七〇年，非洲国家在卢萨卡宣言中对南非作出合理而温和的呼吁，请它对社会正义承担义务。这个得到大会差不多一致赞同的宣言被南非拒绝了。正是这个拒绝才促使非洲统一组织拟具了摩加迪沙宣言，认可并支持在殖民统治下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权利，因为他们已不能从和平努力中取得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

由志同道合的成员并基于共同支持的原则而组成的每一个组织，如要保持它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就应该有一套规则，而且全体成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至少必须对这些规则承担相当的义务。就那些破坏一个组织的原则和规则的成员来说，通常都对他们的犯规行为给予适当的处罚警告，而且往往都是在一再显然发生严重的破坏行动下，才把一个成员驱逐出去。联合国也具有最简单的组织所具有的这种基本特色。它有一套原则，它有一套规则，其中包括宪章第二章第六条中所载的一个规定，即一个会员国如果屡次违犯宪章原则便可以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把它从本组织中驱逐出去。

由于这个世界组织的作用是为调和各国行动的中心来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由于大家都珍视会籍普遍的理想，如要援用第六条显然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除非违犯宪章原则的行动具有普遍性的影响，除非不顾最郑重的一再警告而坚持采取这种违犯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对联合国的威信和完整性构成重大损害。非洲国家经

过审慎考虑的意见，认为所有这些情况都适用于南非及其种族隔离政策。

没有再比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包括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所作的判断记录更为清楚的了。许多直接涉及种族隔离或是与种族隔离有极大关系的宣言、公约和决议，最重要地都是从宪章关于本组织宗旨的说明中演绎出来的。这些宗旨包括实现对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这些宣言、公约和决议也是从世界人权宣言演绎出来的，世界人权宣言说明人都是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都是平等的，而且人人都享有这种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或国籍。

这些基本原则已具体反映在例如下面的国际公约中：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尤其是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公约。所有这些公约和一些其他公约都严厉谴责种族隔离，或是把它称为国际法下的一种罪行。

多少年来大会就种族隔离问题所通过的许多决议中，我只需要提到一九七二年十一月的第2922(XXVII)号决议，其中重申大会坚信种族隔离构成对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完全否定，而且是危害人类的罪行。

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当然知道，这个庄严的机构常常着重指出，种族隔离及其继续加剧和推广是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两年前，就非洲问题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特别会议时，理事会对南非政权违反它在宪章下应尽的义务，继续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曾重申以往一些决议中对该政权的谴责。

各专门机构也早已响应联合国主要机构的谴责。由于它们对种族隔离的作用和影响所得的直接经验，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已对南非加以谴责并迫它退出会籍。

这些关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决议和宣言，只不过是以国际社会对种族隔离的谴责为根据能够对南非提出的全部起诉书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很高兴地要在这里提起，突尼斯常驻代表德里斯大使已以非洲集团名义发言，引举了大部分的罪状，

所以我不必再重复了。这是本世界组织历史上的独特现象。它之所以独特是因为种族隔离是独特的。没有一个其他国家采用一种几乎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所有各条款的社会制度——这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所作的一个研究中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国家是以暴力形式的种族主义作为其统治政治哲学和政府、法律和社会制度与政治组织的基础的。

如果没有严重理由，世界社会对种族主义所作的控诉和谴责判决，就不会堆积如山。这些控诉中最严重的指控是种族隔离构成危害人类的罪行。

关于种族隔离最残酷的讽刺，也许就是南非政权自称它的班图斯坦计划便是自决，但实际上这个计划不仅是大规模把非洲人家庭驱逐出境而引起悲惨的后果，而且也是人权委员会所说明的灭绝种族的罪恶行为。

正是纳粹党作了灭绝种族的残酷企图，因而使纽伦堡法庭把危害人类罪这个概念载列在它的组织法里。联合国采纳了纽伦堡原则是进一步确定了这一类别的国际罪。这里值得提请注意，人权委员会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已断定种族隔离含有灭绝种族的成份。虽然种族隔离与纳粹进行的大毁灭并不相同，但是这种不人道的制度含有一些特殊成份，因而显然可以把它称为危害人类罪。纽伦堡法庭把奴役和驱逐出境列为属于这种性质的罪行，所以把种族隔离说成是奴役的一种形式，或者说强迫数百万非洲人迁移到班图斯坦便是把一个民族驱逐出境，这种说法当然都不是言之过甚。

首先谈奴役问题：剥夺非洲人多数的政治和公民权利；对他们在本国的移动加上人为的限制；国家法律对经济、教育和职业强加限制，从而束缚了非洲人，严重损害了他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福利；实施严峻法律，严厉地使那些抗议不正义情况的人不敢开口，以及恐惧受到少数人集团的惩罚，因而形成紧张和压制的恶性循环——所有这一切都是奴役的明证。

非洲独立国家，由于经验和血族关系，由于我们地理上和文化上的联系，以及

我们对南非的非洲人民的责任，所以充分了解南非多数人民的真正愿望和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知道班图斯坦计划是牺牲非洲人的大骗局，其目的只是使他们彼此隔离，分而治之，把非洲人摒弃于该领土民族生命的主流以外。这种二十世纪中最恶毒的阴谋，其目的是使非洲人在其本土上受到分化、受到排挤、受到霸占。占了南非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非白种人，被赶到百分之十三的土地上，被赶到零碎和不能生产的地区，在三十年以前这些地区就不能供养它们的人口，所以便不能供养为了实现种族分隔而被遣送去的另外数百万人，人们对于这种事实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白种少数人占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土地，其中包括矿物和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如对这种不公平情况提出抗议，就以捏造出来的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罪名，使南非人民的政治领袖遭受放逐、监禁、酷刑、或是被处死刑，人们对于这种事实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远超过一百万的非洲人已经从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家园被驱逐出去，被迁移到过去他们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的部落地区，这些地区既没有粮食，也没有供给粮食去供养他们，而且在今后数年内还再有四、五百万人也同样被驱逐到这些地区去，人们对于这种事实还有什么可说呢？多数人既不能在部落地区供养自己，又不能在繁荣的所谓白人地区取得任何权利，因此他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成为移动劳工来维持白人的特权和白人至高无上的地位。

南非违背宪章原则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这种史无前例的行为是众所周知的。多少年来，它公开地而且毫无羞耻地拒绝改变它的种族主义政策。我们也知道南非违反国际法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判决和决定，把种族隔离推广到纳米比亚，非法地对该领土行使权力，这是对联合国威信的严重挑战。南非的不妥协行为并非到此为止，它也讥讽地蔑视安全理事会所施行的唯一强制制裁——对南罗得西亚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的制裁。

安全理事会在审议联合国和南非的关系时，也必须顾到它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南非的局势威胁到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而且很可能升级到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有两个因素来支持这个结论的确实性。一个因素是有可能会发生种族冲突，

等到南部非洲被压迫人民为了争取自由而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会真正发生种族冲突。葡萄牙统治下各非洲领土争取自由的英勇斗士的胜利就可以证明解放运动的力量及其解放斗争的效果。

另一个因素是南非的少数已在这个局势中引进思想色彩问题,把它的种族主义立场说成是反共立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负有特别责任,要带头把事情弄清楚,那就是南非问题与过时的冷战态度无关,而纯粹是被压迫人民要从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统治下解放的问题。常任理事国也必须清楚表明,究竟他们是采取同邪恶和镇压力量站在一边的立场,还是采取同正义和解放力量站在一边的立场。

我谨在此很感激地提到德里斯大使援引我国总统所说的话(上文第12、13页),为了要节省理事会各成员和在座各位的时间,我不重复所援引的话,因此我只引述下面的其中一部分:

“所以我呼吁本世界组织的成员国支持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要求。” (A/PV. 2262, 第51页)

在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非洲国家的动机并不是由于它们所要力求消除的那种种族主义。它们也不是由于报复而敌视南非。葡萄牙是卢萨卡宣言和摩加迪沙宣言所针对的国家之一,现在我们已经向它伸出友谊之手,因为葡萄牙新政府的行动是以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推进民族自决和尊重人类平等的那些原则为基础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葡属领土的各解放运动领导人已保证不分肤色和种族,所有公民的权利一律平等。非洲独立国家和南部非洲人民的解放运动,过去一直愿意、现在仍旧愿意响应为了在我们这个大陆的那一地区建立正义社会而提出的任何真正的和有意义的提议。但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遇到的反面经验使我们没有多大理由来希望南非将会仿照葡萄牙政府的明智和革命性的榜样。

安全理事会现在面临着重大责任来审查联合国与一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而这个成员国只和希特勒政权共同受到犯有危害人类罪的谴责;这个成员国不断扩大其

种族主义政策的范围和强度：这个成员国对于它担允维护其威信的本组织所作的决议、判决、警告、甚至本组织的各项原则，一概蔑视不理。

安全理事会负有考虑要不要把南非从联合国驱逐出去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推卸不了的，不管这是一件多么令人不愉快的事。非洲国家深信，如对事实作客观考虑，就知道南非作为一个成员国继续存在，是对国际法和国际道德的一种讽刺。

主席：谢谢索马里代表对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将轮到塞拉利昂的代表，我现请他到理事会议席就座，向理事会发言。

卢克先生（塞拉利昂）：主席先生，首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看到您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审议，真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个必须采取重要步骤，以促进自由和维护人类尊严的时刻。

请允许我通过您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致谢，因为他们让我有机会就全非洲一直深切关怀着的问题向他们发言。

今天，安全理事会依照大会所通过的第3207(XXIX)号决议召开会议。该决议要求理事会顾到南非不断违反《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的情形，审查联合国与南非之间的关系。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当然是对《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最明目张胆的违反行为。

在这个情形之下，再加上南非断然拒绝放弃该项政策，蔑视大会一切有关的决议和决定，大会乃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决定要求进行这项审查。

南非已违反了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的决议和决定约一百八十件。这些决议和决定中涉及的事项除了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外，还包括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罗得西亚的裁制和其他有关的决议，以及孤立和迫使葡萄牙前法西斯独裁政权改变它落伍的殖民政策的决定。

由于南非的这些违反各项决议和决定的行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采取积极措施以迫使该国政府终止它的作法。

在一九六二年间，大会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第1761(XVII)号决议内建议对南非实施经济和外交制裁。一九六三年八月，安全理事会除要求南非政府放弃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外，并呼吁各国政府抵制南非的货物，要求各国政府不向南非输出具有直接军事价值的战略性物资。它还呼吁停止出售或运输各类型的

武器或军火和军用车辆给南非。用不着说，这些制裁不幸地一直未曾获得实施，特别是安理会的一些常任理事国从来不实施对南非的制裁，我们可以正确地说这些理事国以它们的行动来公开地鼓励南非蔑视这些决定和决议。

一九六三年，设立了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虽然特别委员会在动员世界舆论谴责种族隔离的罪恶和行径以及为南非非白种居民捐募基金方面的出色工作令人赞赏，但很明显地，如果南非当初遵守了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和决议，就根本没有必要设立特别委员会和因此花掉大笔经费了。

由于南非固执地拒绝遵守或执行联合国关于当时称为西南非的各项决定，大会乃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并把这项责任委托给联合国。后来，一九六七年五月大会第五届特别会议以五月十九日的第2248(S-V)号决议设立了西南非理事会。

南非完全罔顾该次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非常完备的决定，不仅一直继续统治着该领土，并且把它的丑恶昭彰的种族隔离政策搬运到该领土，在那里实行最严厉的镇压措施。由于南非这些不负责任的行径，国际社会因此花掉大笔经费。单是过去一年，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经费约为209,000美元。这还不包括纳米比亚基金的100,000美元。同样地，虽然我们对理事会的出色工作十分满意，但如果南非当初遵守了联合国各项决定和决议，这些款项就可能有更好的用途。

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必须对纳米比亚问题作出第二次审议，该次审议是按照一九六六年的决定进行的。那项工作又使联合国付出了庞大的费用。

以上十分短暂的叙述已足以说明我们今天在这里进行审查的原因。去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向大会发表塞拉利昂的政策性声明时，我所想到的正是这一类的事件。我当时指出：

“从整个情况的演变看来，很明显地，我们不能再期望南非人自动作出任何正面的反应。因此，我们惟一的希望是呼吁其他人们加倍努力铲除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在非洲大陆所沾污的痕迹。如果我们不这样作，沙普伯维尔的幽灵和无

辜矿工的血将永远萦绕着世界的良心，而南非的局势本身将日益威胁到南部非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对南非实施全面抵制，因为如同罗得西亚的情形一样，我们认为孤立——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上的孤立——的效果只能是有利的。不过，我们还要自问，尽管我们强烈相信本组织的会籍必须尽量普遍，但公然罔顾本组织基本原则的南非还可以继续是一个会员国吗？

(A/PV. 2133, 英文本第72至73-75页)

这一问题现今还有待回答。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西亚德·巴雷总统阁下要求驱逐南非，是有重大意义的。

还有，塞拉利昂政府曾向大会重申它保证永远支持非洲统一组织的行动、南非的解放运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以及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方案，特别是加强和协调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的行动方案，该方案是我国政府同其他三十九国政府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联合提出的。

我们极力主张安全理事会进行这项审查，以确保南非政府不能藐视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和决定而不遭受惩罚，不仅是因为那就浪费了联合国极其有限的经费——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并且因为一个重要得多的理由：倘若南非或者任何其他国家可以藐视各项决议和决定而不遭受惩罚，本组织合法性所依据的惟一道德基础将会受到破坏。

《宪章》的原则要求所有会员国对联合国按照《宪章》所采取的一切行动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并敦促所有会员国不要援助联合国正对之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的任何国家。说实话，我们全体都曾恪守这些崇高的原则吗？

最后，我想提醒各位理事，无论这场辩论的最终决定是什么，它对非洲南部的数百万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类尊严的尊重都是直接相关的。

我在结束之前谨祝安全理事会各理事身体健康，并敦促他们诚挚地执行繁重的任务，并且毫不畏缩地作出他们认为符合本组织的原则和增进对人类尊严的尊重的决定。

主席：谢谢塞拉利昂外交部长对我国所讲的客气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位理事：我收到了肯尼亚和毛里塔尼亚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八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信上要求安全理事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戴维·西贝科先生致送邀请。这封信将会作为安全理事会 S/11539号文件分发。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信上的要求，依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致送邀请。就这样决定。

在适当的时候，我将请西贝科先生出席，以便他可以发言。

我还要告诉安理会：我接到摩洛哥常驻代表的一封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参加审议安理会正在讨论的议程项目，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建议，按照理事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摩洛哥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辩论，但无表决权。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因此，我请摩洛哥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摩洛哥代表斯拉奥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刚接到沙特阿拉伯常驻代表十月十八日的信，要求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的规定，邀请他参加讨论理事会正在审议的问题，但无表决权。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提议按照理事会的惯例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参加理事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我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向理事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应主席的邀请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今天下午会议的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名字了。

按照各位理事协商时所表达的愿望，下次会议将于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五时零五分散会。

- - - - -